

民办教师生涯

◎吴长海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当时正赶上人口急剧上升期,大队小学因学生多教室少,只好决定在边远小队临时增加教学点。我们生产队正好符合条件,我和另一个叫阿雄的青年非常荣幸地当上了临时代课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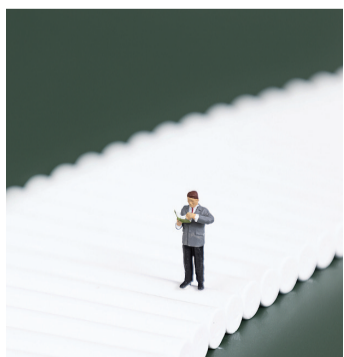
教学点的学生总共有50多人,分为一、二年级两个班。虽然学生不多,但我觉得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毕竟“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每天六七节课,我和阿雄几乎是“满堂灌”,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除了上课外,还要批改学生作业,那也是一点马虎不得,一天忙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并不比出工做体力活舒服多少。加之我是个上进心和责任心都比较强的人,我想,只要把教学质量抓上去,说不定还有可能提到大队的完小去当老师呢!

尽管很辛苦,但我一贯觉得教书是神圣的事,非常羡慕、热爱老师这个职业。所以,每次上课时,我都好好备课、认真讲课,尽量做到深入浅出,让学生们听得懂。所以学生们只要肯好好听课,成绩都还不错。家长们看在眼里,除了高兴外,对我也很尊重。

可是好景不长,我在教学点当了一年多的民办教师后,大队完小因为整合成立新学校,一、二年级各增加了一个班,包括我们在内的三个教学点被撤掉了。尽管我的文化底蕴比阿雄好,大队也没有让我到完小继续教书,阿雄却因为是大队会计的儿子被留校。我带着一种对学生和学校的深深眷恋,又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万伯是个很慈祥又很有同情心的老人,因为我没有继续教书深深为我感到惋惜,安排我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到现在都很感激他。因为记工员属于生产队的杂工,参加重体力劳动相对较少。那时刚刚有消息说要恢复高考,我可以偷偷腾出一些时间来复习功课。万伯明知我经常在家里复习,不但没有批评我,还悄悄鼓励我要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为生产队、为家庭,也为自己争口气。我和家人的殷切期望中,那年年底,终于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成为生产队第一个大学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镇中心学校教语文,此后几十年兢兢业业教书育人,总算是圆了我的教师梦。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我终于成了你

◎刘泽琴

爱的对话,你都能精准地探测出来,用红笔圈注上。在你的朗读声里,我觉得,老师就像拥有魔法,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那一年,我十五岁,读初三,我遇见了你。学校没有食堂,学生自带米,用搪瓷盅蒸饭。寒冷的冬天,每天中午,我们端着温吞吞的白米饭,就着几根咸菜,吃得寡淡无味。而你,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排骨汤走进教室,空气里弥漫着肉和萝卜的香味。你给我们每人舀了大大的一勺。我把装着排骨汤的搪瓷盅捧在手心,暖意从指尖流淌到心窝。你满含笑意,答应每天都给我们炖一锅热汤喝。在你微笑的眼眸里,在浓郁的热汤里,我品尝到新的快乐。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读大三,我遇见了你。你说有一个试讲的机会,去给附小的孩子上一堂作文课。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第一个举手获得了试讲机会。我匆忙地

备课,找素材、写教案、做课件,斟酌每一个提问、思量每一个动作,甚至连梦里都是上课突然卡壳的尴尬场面。你特意到我的寝室,亲切地告诉我,相信自己!我那颗悬着的心瞬间平静了下来。上课时,我的提问很恰当、孩子们很活跃,我的讲台“初体验”获得了附小师生们的一致好评,我找到了做教师的自信。

而现在,我四十岁,已经在三尺讲台上站了近二十年。当年的青涩稚嫩,早已演变成今天的游刃有余。我将从你身上学到的又传递给了我的学生。听着那一声声稚气的“老师好”,看着那一张张作文发表的喜报,我想起了你。

有人说这世界最好的爱是双向奔赴,而我觉得还有更好的爱,那就是爱的接力。我将从你身上汲取的爱,化作前行的力量,去奔赴下一场爱的约定,去浇灌更多花朵,去点燃更多孩子的梦想。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永远歌唱

◎茱白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叫康丽馨,同学们爱偷偷叫她“康乃馨”。我至今记得,她的面容看来那么善解人意:微颔的两络刘海,饱满的脸颊上浮现着两个深深的小酒窝,一双线条姣好的杏核眼,正如那温柔慈爱的“母亲花”。

我那时酷爱古诗词,有次在写军训生活的周记里用到了苏大学士的“困酣娇眼”,被康老师表扬。班里有不服气的同学说,那不过是她一边抄诗词一边写作业,没什么了不起。期末考试中,我的作文不仅拿了年级作文最高分,还莫名其妙登上了校报。后来,康老师对我说起此事时竟有几分失落:“我想把你的作文当作范文印给全年级,无奈他们就是不肯,说印了也是白印,别人模仿不来,我只好把它投在校报上了。老师觉得,你有写作才华,希望你的文章能被更多的人看到。”我听后一时错愕得不知该说什么,我明白只有她在乎我的感受,她是在同学们面前为我“正名”。

初一时,我还未完全从父亲去

世的阴影中走出来,悲观又敏感,读《红楼梦》会泪水涟涟。一次,康老师在周记的评语里打趣我:“《红楼梦》真是‘大毒草’,把我的课代表都快毒倒成林黛玉了。但老师希望你做一株向日葵,花盆如同一个笑脸,每天都会面对着太阳,乐观地看待世界。即使是刮风下雨,也会努力寻找太阳。”她还悄悄写上了开解之语:“其实,你父亲去世这件事,最伤心的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好好照顾她。”我读后怔了半天,这句话仿佛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自己一直躲在顾影自怜的悲伤里不可自拔而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从那以后,我好像成长了许多,人也开朗起来,经常想法子逗母亲开心。

大学毕业后,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又找到了“失联”多年的康老师。她得知我做了母亲,替我高兴之余不忘叮嘱我:“不要把教养孩子的事都自己扛哦,要让你的爱人多替你分担,这样他会更体谅你,也更有责任感。”这对我以后处理与丈夫的关系有很大启发。

后来,我从同学处得知,我毕业后不久,康老师就因为身体原因脱离了教职岗,做起了实验室管理员。我恍然想起她这个最喜欢学生的人,朋友圈竟从未发过学生的事,心里不由得一阵悲凉。我点开她的朋友圈一条条浏览,默默地品读着她的生活,朋友圈的题头词就是“即使做一个一无所有的吉卜赛人,我也要永远歌唱。”

在一张照片上,我停留了很久,眼前渐渐模糊起来,那是她眼镜半滑落,仔细看杂志目录的照片,充满期待的样子。我想起她曾不止一次鼓励我不论多忙,都别忘了用文字记录生活,而我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她只好说:“写好写坏,写自己的心情。”

那一刻,我仿佛感到一种召唤,重新又拾起笔来写作。终于,第一次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了,康老师回复我几个字:“终于出来了。”

我会心一笑,知我曾是那一粒种子,幸运地落在了康老师温暖的心田上。